

长篇小说

《命运三部曲》第一部

风月流年

南海出版公司

长篇小说

风月流年

《命运三部曲》第一部

陈伟宏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FENGYUE LIUNIAN

风 月 流 年

作 者 陈伟宏

责任编辑 刘孝阳

责任校对 黄忆军

封面设计 赵晓梅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5350227 53529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30 千

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2500 册

书 号 ISBN 7-5442-1228-9/I·219

定 价 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作者简介

陈伟宏，1950年生于海南岛，毕业于北京自修大学企业管理专业，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部队服役，当过公社党委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，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劳工科长，海南省人事劳动厅主任科员，海南省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、稽查审计处处长。1986年参加《人民文学》函授班，被评为优秀学员，1997年被选送到中国鲁迅文学院深造。

曾发表过《飘摇中的楼堡》、《西沙的枇杷》、《我心中的红树籽》等四十多篇散文；《黄色光束里的阴谋》、《孤岛谍影》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；电视文学剧本《海魂行动》由海南电视台摄制并全国发行，被沈阳电视台列为1989年“青运会”期间重要剧目之一；电视文学剧本《天涯脚步声》和《白色死亡线》在1991年海南省剧本评奖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鼓励奖；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风月流年》和《风寒春俏》均获得专家们的好评，被认为是揭示“残缺之美”的尝试和对当代人生的全方位描写与深刻的揭示。

姐似天仙，妹如碧玉，超凡脱俗，
艳丽多姿。苍天作孽，惨遭奸污，生离
死别，苦不欲生……

情人相助，报仇雪恨，爱心不变，
本应相依。姐却为情，再次分离，妹却
为爱，中弹身亡……

命运坎坷，殊死抗争，惊心动魄，
凄怆惨厉。生欲相随，死也相随，催人
泪下，扣人心弦……

序

赵则训

长篇小说《风月流年》即将出版,我先睹为快。

然而我的快乐似不仅是先睹之乐。比如一个婴儿出世,最先睹其芳容的是接生婆,那快乐才是先睹之乐。我是一个编辑,快乐固然也和接生婆差不多。这次却觉《风月流年》与别的婴儿不同,因而我在先睹之乐以外又多出了一份快乐。

它是写海南岛。那里有首民歌:

哥妹亲情从小起,

两人分离去问溪。

白藤红藤生来同,

生欲相跟死相依。

《风月流年》写的就和这首民歌唱的差不多,即一对有着青梅竹马般的哥妹分离的故事。主人公宋春秀和表哥情深如海,但两人最终分离。

写分离,以前的作品并不少,特别是悲剧,但《风月流年》不同。那么不同何在呢?不同在于这对情人分离的原因上。

宋春秀,大家闺秀,容貌美丽,就如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,未成亲却被歹徒劫持强奸,沦落妓院。后来,虽然报仇雪恨,与表哥相会,二人仍然“生欲相跟死相依”,

但她因自己的那种遭遇,不想影响表哥,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与表哥分离,决心孤独终生。

她是用分离来维护自己爱情的纯洁,这种爱情无疑是美的,但毕竟不是完美了,故且与完美相对而言,就称“残缺之美”吧。

那么,这种残缺之美的价值,是否就要比完美低上几分呢?

那不见得,我曾去景德镇,与一位陶瓷艺术家结识,参观他摆满居室的陶瓷艺术作品,并聆听他的讲解。他摆的有些是传统之作如瓶子、盘子之类,完好无损,可谓完美,但他说并不卖钱,尤其是在国外市场不广。他摆的更多是现代派的作品,本是一个好端端的瓶子,瓶口却打了一个缺口,或者瓶颈打掉了一截,然后再上釉入窖烧制出来,可谓残缺之美。他说这样的作品可卖大钱,在国外市场广阔。现在,如果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,这种残缺之美的价值,比完美不但不低上几分,而且还要高上不少哩。当然,艺术的价值是不能只用经济价值即价钱多少来衡量的,但残缺的陶瓷瓶子并不比完美的陶瓷实用,并不具备经济价值,所以它值钱就是艺术价值。那位陶瓷艺术家说,传统的陶瓷瓶子盘子之类,件件一律,自古至今,没有变化,没有创造,纵然质地再薄再细,但终不新鲜,人们已不再欣赏。就是欣赏,也不过欣赏其薄其细而已。而现代陶瓷艺术如缺口断颈的瓶子之类,件件不同,工于创造,能出新鲜,人们欣赏。

这就是说,残缺之美的价值胜过于完美的原因在于新鲜。

原因不仅仅如此,还有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。那位陶瓷艺术家有件作品,是一个扔到垃圾中的破烂不堪的竹床的仿制品,小巧玲珑,陶瓷制作的形状和上釉的色彩仿制得唯妙唯肖。他说这是他最得意之作,可卖上百万港币。我听得目瞪口呆,问他是何道理。他说,人们对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过腻了,就产生一种反常的心理,要返璞归真,从现代回归古代,从社会回归自然,从文明回归蛮荒,于是对司空见惯的席梦思床却看也不看,而对久违了的破烂不堪的竹床竟趣味无穷。这样的竹床一经用陶瓷工艺仿制出来,就成无价之宝,其妙无比,原因就在于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。

社会现代化的发展,引发了人们新的审美需求,于是残缺之美代替了完美,且在某种程度上更珍贵、更高超。

何况,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美岂有完美?在这种意义上说,完美并不存在,如说存在,也只是在艺术作品或者理想和想象中存在,或者在相对中存在。孙悟空能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,可谓最完美的行者。诸葛亮能借东风,又能草船借箭十万枝,可谓完美的智者。这都是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,是理想和想象的产物。

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,这种完美就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跟斗,在有了宇宙飞船

之后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诸葛亮的借东风，在有了天气预报之后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对他们当时存在的意义，后来人也有过批评，如鲁迅就曾批评罗贯中写诸葛亮的智则近妖。

随着文学历史的发展，这种完美也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地盘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小说至《红楼梦》发展到顶峰，曹雪芹就用贾宝玉、林黛玉代替了孙悟空、诸葛亮。到了现代文学史，鲁迅又用阿Q、孔乙己代替了贾宝玉、林黛玉。在欧洲，契诃夫主张用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，他就用自己笔下的“变色龙”、“套中人”代替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。如按他的主张，生活中本无完美，那么艺术作品中又怎能有完美呢？

文学史的发展，证明了作家逐渐从想象走向生活，从理想走向现实，残缺之美逐渐代替完美，且不断有新境界、新高度。

如今，《风月流年》就要出版了，我祝贺它揭示残缺之美的尝试，并为之感到高兴。相信就如那缺口断颈的陶瓷瓶、破烂不堪的陶瓷竹床，它会有不少知音的。

我和作者早在十多年前就曾通信，直到去年冬天才第一次见面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，我作为《人民文学》创作函授中心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西沙群岛，回京不久就接到他的信。他说他在西沙工委工作，我们去时他正好回家探亲，因而没能与我们见面，感到惋惜。他报名参

加我们《人民文学》函授班，就由我当他的辅导教师。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《西沙情》在《人民文学之友》上发表，我给他写了一篇评论。

去冬一天我在上班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海南口音很重，连名字也听不清楚。到家见了面，仍不知道他是谁。他突然跑到书柜前，指着上面摆的那两枚唐冠螺，说是他在西沙工作时寄给我的，这时我才认识了他——我神交了十余年、如今才相识的朋友！他来北京，是参加鲁迅文学学院的作家班，除听课外，就蹲在独自一人的房间里写一部长篇小说，竟然两月脱稿，就是这部《风月流年》。

说来有趣，唐冠螺贵就贵在残缺之美上。它像一顶唐朝人的帽子，帽顶粗糙得就像残缺一般，而帽里面则桔色璀璨、油光闪亮，岂不是残缺之中的美吗？比起相对完美的虎斑贝、唐斑贝、豹斑贝来，它则更美、更珍贵、更能代表西沙，因为它是西沙的特产。所以最后我想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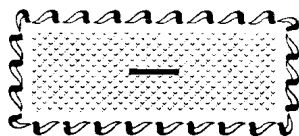
《风月流年》——一枚珍贵的唐冠螺！

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夜于京郊团结湖

目 录

序	赵则训(1)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26)
第三章	(53)
第四章	(78)
第五章	(109)
第六章	(139)
第七章	(170)
第八章	(201)
第九章	(233)
第十章	(268)

第一章



这个院子很大,仅正房就有四栋,一律坐北朝南,高低有序地在一条轴线上排列着。

正房的東西兩側,建有两排筆直的偏房,一共二十多間。一樣的高度,一樣的大小,一樣的灰色泥磚。就連屋頂上的桁桷,內牆上的門窗,也是一樣的尺寸,一樣的款式。

整個院子就像是能工巧匠精心制作出來的一把太師椅,穩穩當當地坐落在清水河北岸的福來山腳下。

清水河急流千里,可偏在這個大院子面前放慢了腳步,留下一潭清水。十里鱗波,隨風蕩漾。

潭水不深,平均深度只有二米,最深处也不过四米。但潭水清澈透碧,鱼跃虾欢,藕蒂莲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因此,人们叫它清水潭。

福來山在清水潭的北面,海拔不到百米。但樹木繁茂,種類繁多,一年四季,郁郁葱葱。

不知是先有這塊風水寶地,還是先有宋家祖輩的輝煌,這個問題,後來人很難理直氣壯地去肯定或者否定了。但宋家“忠厚善良”的美德家風,却是百里傳頌,百年相傳,人人敬慕。

宋家不仅是书香门第，而且世代为官。曾祖父宋居正当过太守，宋家大院绝大部分房屋，都是在他当官时建造的。由于他为官廉正，既不敢动用官银，又不想去坑害百姓，只好厚着脸皮四处求借，欠下的债务，至死都无法还清，给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。

虽说宋家世代为官，但没有一位是告老还乡的。一到中年，他们就弃官返里。在同一个家族里反复出现同样行为的循环，而且延续上百年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

宋居正刚满五十岁就辞官归里，说是为了照顾父母，可父母还健在，他却抱病先去，留下无限的悲伤和遗憾。祖父宋孝明，四十三岁才挣到一个知县官职，可他仅仅干了六年，就决然辞官还乡。临走时，林山县百姓排成十里长队，挥泪相送，可见他为人为官是何等的忠厚和清廉。他临终时只说这么一句话：“我不该过早地离开林山县，应该为那里的百姓多做点善事啊。”

父亲宋跃山，早年留学日本。但他并没有认真读书，而是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跑，东藏西躲，颠簸了大半生。可是，就在他刚刚升任国务院教育次官长时，一封家书送到广州。信中只有一行字：“父母病危，无人照料，恳望吾儿急返故里。”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父母病了，回去看一看，出钱雇个人照料就行了。可他却当天就写好辞呈，第三天就携带全家回到西港。

你说，就这么一位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，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，竟然隐居于福来山下，清水潭边，叫人怎能理解呢？

宋跃山回家后，深居简出，专心致志研学书画。他晚年的人物画，在国内外颇有影响。据说，他画的第一幅人物画，是孙中山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演讲时的形象。他为了画好这幅画，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。画画好后，托前来看望他的好友林明渊先

生带给孙中山。孙中山看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提笔在画上写了几个字，又将画托林老先生带回给他，说是做个纪念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几十年来，由此画引发出许多风波。东南亚各国的收藏家纷至沓来，出高价想买走这幅画。国民党要员也多次找他，想要索取这幅画。香港有一位收藏家，公然登报寻购此画，出价高达二百多万港币。但宋跃山一概否认他有这幅画。因为画是托林老先生送给孙中山的，林老在返回西港途中，不幸被歹人暗害，画是否被歹人所劫，不得而知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一直到宋跃山死后，才略有平静。

宋清河从小就受他父亲影响，少年时诗词和国画就略有成就。他本来应该报考美术学院，研修诗画。可他父亲却硬要他去报考黄埔军校。让一个斯文后生去扛大枪，说什么他也不愿意。但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他只好在体格检查时假装讲话结巴，未被录取。父亲明明知道是他在搞鬼，但也无奈，只好让他到南山私立中学去当语文教师。

宋清河一生中，最念念不忘的，就是这两年半教师生涯。因为那里有他初恋的夜晚，有他心中的黎明。要不是日本鬼子大举入侵，要不是西港那么快就沦陷，说什么他也不会离乡背井，去了南洋。

初恋的怀念是毕生的，也是深沉的。他从泰国回西港的第二天，就携夫人到南山私立中学，想看看昔日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，让那美好的回忆，陶醉一下渴望已久的心灵。然而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，竟是一片废墟。学校里的残墙断壁已被灌木和杂草湮没。一些路过的好心人，伤感地对他们诉说：“这是日本鬼子作的孽啊！二十多位学生，被炮弹当场炸死。”宋清河夫妇悲愤不已，垂头默哀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宋清河回家一年多来，情绪一直低落，常常因一事一物而触

景生情，感叹悲伤。除了父母双亡，妻子病重这些外在原因外，好像在他心灵深处，有一些难以言状的疑团，使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常常独自坐在客厅里，默默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先辈遗像，奢望从这些慈祥、善良、忠厚的眼睛里，找到解开疑团的最佳答案。可是，他失望了，神态突然变得那么奇怪，似笑非笑，似狂非狂。有时他张开嘴巴，想对这些老祖宗大喊些什么，可总是喊不出声来……

宋清河同夫人是在西港沦落那一年去南洋的。开始在越南西贡内弟家里落脚，几个月后辗转转到泰国的曼谷，暂时在大舅开的米店里当帮工。几年后，大舅生意发达，要到英国去经营皮制品生意，就把米店无偿地交给他们夫妇经营。

几年来，他们夫妻二人勤劳节俭，和气宽厚，得到客户的普遍好评，生意也越做越红火。由原来的一个小米店，扩展成有四个连锁店的大米行，并兼营各种各样的米制品，利润相当可观。

人常说：“商场就是战场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是“就此罢休的”。第一个“战役”胜利了，又计划着第二个“战役”。甚至第一个“战役”还没有结束，商家们早已策划着第二个“战役”了。

宋清河夫妇也有一个宏伟的大米经营计划，预定用五年时间，把现有的米店全都卖掉，在曼谷最繁华的地段，盖起一幢综合性的米制品大楼。

然而，命运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它由上帝赐予，也由上帝摆弄。每当厄运给人们带来苦难的时候，人们总是显得那样脆弱和无奈。

仅仅一封家书，断送了宋清河的美好前程，毁掉了灿烂辉煌的计划。

宋清河啊，都快五十岁的人了，还像小孩子似的，捧着那封

家书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母亲刚刚去世，父亲又危在旦夕，世代享有盛名的宋家子孙，怎么能撒手不管啊！他决定立即回海南去，凭吊母亲之灵，照顾父亲晚年。

宋夫人对丈夫历来是百依百顺的，可今天却第一次提出质疑：“清河，爹在信中只说他年老多病，并没有叫你回家呀。”

“这还用他老人家说吗？我身为人子，既不能送终母亲，又不能照顾父亲，生我何用？发财又有何用？叫我怎么去向祖辈交代。”他也是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对夫人荷着火说话。

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，宋夫人没有一味地表示苟同。她毕竟是大家闺秀，知书识礼，遇事时常常有她独到的见解。她说：“清河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但遇事要三思而后行。父亲得的是老人病，三年五载不见得能治好。你回去照顾他老人家，我也不能反对，作为宋家媳妇，孝敬父母同样是我的责任。问题是你丢下我们母女三人，于心可忍吗？况且还有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那些米店……”宋夫人语气悲伤，泪珠闪动。

宋清河望着哀愁凄怨的妻子，举止失措。他不是那种没有感情没有责任的男人，而是把妻女视为宝贝，爱如生命。他现在所要决定的事情，并非是无情无义，而是宋家的遗传基因在作怪。他说：“母亲临死我都不能回去看一眼，我欠母亲的太多了，不能再欠父亲的。夫人呀，你应该理解我。”

宋夫人用手轻轻地抹着丈夫脸上的泪水，柔声道：“清河，说实在话，我不同意你回海南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国内战事正在吃紧。听姐夫说，解放军快要打过长江，中国很快就要改朝换代。国内现在是苍蝇无头，兵慌马乱的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和两个女儿怎么办？”

宋清河似是早有深思熟虑，很快回答：“夫人，这事我也考虑过，但我一生堂堂正正，无党无派，社会再乱也乱不到我的头

上。”

宋夫人见他决心已定，心中一阵酸楚，思索了片刻说：“要不这样，让两个女儿留在曼谷，暂住在姐姐家，我和你一起回西港。”

“不！不行！”宋清河神色凛然地说：“你不想一想，咱们这两个宝贝女儿，把你当成她们的生命，能离开你吗！”

“既然咱们四人都无法分开，那就干脆将米店转让出去，把钱存进银行，全家搬回西港。只要咱们本钱还在，今后回到曼谷，要想再做生意也不难。”

天意难料啊！正因为宋夫人提出了这个意见，宋家的悲剧就从此开始……



春天是美好的。阳光明媚，东风万里，大地复苏，百鸟欢歌。一片片嫩叶，一朵朵鲜花，一丝丝细雨，给大地注入新的生机。

但春天又是脆弱的。晶莹剔透的露珠，破土而出的嫩苗，随风飘动的绿柳，含苞待放的花蕾，所有这一切，都需要更多的爱恋和热情，千万别让歹毒的贪欲去伤害这些美丽幼稚的生命。

宋清河的两个女儿，就像春天里的鲜花，绚丽多姿，楚楚动人。

她们姐妹两人的相貌和身高基本相同，不熟悉的人很难认得出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但她们的身材和性格却各有特色。姐姐宋春秀性情温和，文静端庄，待人接物含笑相迎，彬彬有礼。